

王朔、冯小刚 倾情推荐并作序

◎ 乔瑜 / 著

大生活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生活 / 乔瑜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5. 8

ISBN 7-80142-746-7

I. 大… II. 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363 号

大 生 活

作 者: 乔 瑜

插 图: 梁 宇

责任编辑: 宋福江

装帧设计: 鲁 冰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 话:** 82885151

印 刷: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3

印 数: 0001—10000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7-80142-746-7/I·330

定 价: 25.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这是一部奇书

王 朔

乔瑜很久不写小说了，从北京龟缩回成都，一去十多年，在那里搞了几部电视剧，为糊口罢了，在成都整出一些动静，京城却闻所未闻。大概因为成都的生活很闲适，风和日丽，波澜不兴，能想像他在茶楼酒肆和人神侃胡聊的模样：高谈阔论，愤世嫉俗，挥金如土，花天酒地，挥霍着宝贵的时光和才华，总之很可惜。

看完这本书，才知道不是这样。

我们大多数人过着浮躁的生活，来去匆匆，一路风尘。有本事的人，如果再有些运气，就被称为“成功人士”，过波涛汹涌，呼风唤雨的所谓“大生活”；有本事却没有运气的人，过牢骚满腹，阴暗潮湿的小生活；没有本事的人，却很少，这世上几乎没有人会由衷地认为自己是傻瓜。事实也是这样，都是聪明人，都是人才啊。浮躁使我们生活得很痛快，很没有拘谨，因此，很少有人会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读一部书，更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写一部书，乔瑜却静下来了，很静很静地为我们奉献了这么一部奇书。这部书对人生的禅悟和剖析，令人惊讶。噢，原来在乔瑜的心目中，生活居然是这样，生活居然还能这样解释……假如你生活得累了，夜里又失眠而碰巧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没完没了地播广告；假如你在牌桌上手气一直不好而下定决心在家里养几天伤；假如你在“大医院的黄昏”病歪歪地等待明天的手术或者办出院手续，假如你读过乔瑜从前写的《少将》和《孽障们的歌》；假如你想知道另

一个比你还悲惨还不幸还无奈还绝望的人生，那你就读读这本书。这本书会期使你感到很有趣，同时会使你变得坚强起来。

这部书，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些小聪明，加在一起或者是大聪明，或者是大愚昧，由你判断。

这部书里说，“心冷似铁，才能应付生活”，这是糊弄人的，乔瑜并不心冷似铁，却把生活应付得很好……假如你读完这部书，你发现有个傻瓜并不叫柳东而是叫乔瑜，那你就是自己过得“只比鬼火亮一点，还假装太阳照别人。”真正把这本书读懂了，那就恭喜你，你肯定是“我们这边的”。你读这部书的时候需时时留意，别让作者给涮了，这是忠告。

得靠你去悟

冯小刚

关于乔瑜，王朔这样评价过，“你敬他一分，他还你十分”。由此看来，这家伙还是没把人做透彻。中国人推崇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以推崇，是因为推广起来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和乔瑜交往以后又发现他的一个毛病，你害他一分，他只能眼巴巴看着你，恨你比狗咬刺猬还为难，害他十分，他就连看你都不敢了。这样的人不是傻瓜是什么？当然，也只有这样的傻瓜才能写出《大生活》！

自己过得“只比鬼火亮一点，还假装太阳照别人”。最好是女人。老人和孩子也凑合了。我看《大生活》就看出这些门道来。

乔瑜让我看《大生活》，看看里面有没有一部电影的素材，我看了，电影素材有，却不是“贺岁片”这个系列的，但是有谁愿意花钱去看一部哭岁片呢？所以我拿不定主意，但是我在《大生活》中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大生活，实在得令人惊讶——这是书吗？这分明是人哪，柳东，丁爷，洪雨，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喝酒闲聊嘛！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电影导演敢吹牛皮，说东西南北中所有观众的胃口，酸甜苦麻辣，他都能满足。想笑吗？来看我的电影，想哭吗？来看我的电影。总之嬉笑怒骂中的任何一类情感因子，我这儿都有，比互惠超市和伊藤洋华堂还丰盛、杂全。

却有作家敢说这种话。

这个傻瓜就是乔瑜。

听说从前把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了，看了《大生活》我悟出点什么来。把作家不叫作家了，叫傻瓜，这样比较稳妥，比较好，大家都在夜里睡平安觉。

你失眠么？安定片现在是处方药了，没有大夫的恩准你是很难搞到的，因为有关部门怕你自杀。那么，读读《大生活》。或者你会睡得很踏实，有比你更艰辛更不易的人呢；或者你会睡得更不踏实，怕一觉醒来，你比柳东们还不如呢！

乔瑜说：“生活像逃难，逃在最后的挨第一枪，后面掩杀我们的是贫穷……”，乔瑜紧接着指出：“有人是坐波音在逃难了，有人却拄拐”。乔瑜最后给我们一个梦想，假如有一个二百五的汉子突然不逃了呢，爱谁谁，反正我是逃累了，您瞧着办！更假如有一个二百五十一的汉子居然想回头去打阻击，那么，和噩梦醒来是早晨一样，好梦醒来依然是早晨，这个二百五和二百五十一会发现，别人已经逃得很远很远了。

这种人就叫傻瓜。

一个民族的傻瓜多了，便没有希望，这是明摆着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傻瓜，恐怕结果会更糟、更糟。这却有些隐晦，得靠你去悟。

1

成都极少有透亮高远的天。太阳一般在云层后窖得很深，把云烘得热透，像个大锅盖罩着这个城，城就很闷，很潮。

柳东困乏地睁开眼，打一个惊天动地的呵欠，起床。一夜没睡好，梦中全是麻将中的筒条万，手气极佳，想什么牌，可倒地就来什么牌，直和得老苏那几个傻瓜瞳孔都放大了。赌博思想害死人，害死的那是别人……柳东摸着胀鼓鼓的腰包，心说这千万别是梦啊。却正是梦。辛辛苦苦折腾了一宿，眼巴巴地看到稀饭化成水，这滋味难受至极。柳东想，去他妈的，只当免费娱乐一夜，并没有亏到哪里去。这样调整好了心态，胡乱擦擦脸，水笼头下捧几把自来水，在口里咕嘟咕嘟，就算洗漱毕，鼻孔里有一点痒痒，擤擤，有几滴血进出。常有这样的事，柳东也就不介意，搓一团卫生纸，往有血的鼻孔里一塞，再捧一把自来水，在后颈窝上拍拍，出门了。

如果今天厂里无活可干，这便又是无聊悠闲的一天。总之先去厂里看看再说。这时是上午十时正。厂子离家近，柳东就走上班下班。这一路上，他总觉路人看他的目光有些异样，他捏出鼻孔里塞着的卫生纸扔了，路人却依旧用异样的目光看他。这样再往前走不远，一个比较脸熟的老太太，穿着大红大绿的刚去欢迎了法国总统希拉克回来的衣服，笑呵呵问柳东，你是啥时候进去的？哎，出来了就好，出来就好啊。迎面又过来一群蹦蹦跳跳也是去欢迎了希拉克回来的孩子，全都看着柳东笑，笑得他浑身怪怪地不自在。更有一个素不相识的傻瓜，都和柳东面对面走过了却又趑趄回来看柳东：噢，真是你，出来啦？

柳东发火了：你才出来了，你们全都出来了！妈的，我他妈招谁惹谁了我就出来了！

在走过一个商店的橱窗前柳东站住，很留意地在镜子里看

自己，脸上黑糊糊一如既往，身上哪里也没有凭空凸一个包或凹一个坑下去，他纳闷儿：好好地我怎么就出来了。天更闷热了，蝉在树上叫，提溜塔，提溜塔……

大生活



厂门口，丁爷和老苏正在下棋。丁爷还喝酒，喝早酒。快七十岁的人了，做门卫，正规说法是保安。当然谁也没指望这样的老家伙去捉贼，除非都是些老眼昏花八十有余的老贼。厂里的几个小年青说丁爷是老不收心的莲花白，老不退火的残渣余孽，几十年才浮出水面换一口气的老鲨鱼。总之极不尊敬他。丁爷在棋盘上永远的对手是老苏，厂里的厨子。

老苏说，丁爷，我这里刚才有一杆炮呢！丁爷说，古时候就被我的马踩扁球。老苏说，你这儿是匹马？丁爷说，那你说它是啥，驴？丁爷拎起椅子脚下的一瓶江津白酒，滋润一口然后就看见了柳东，笑起来，说柳东你什么时候出来的，连我都不知道。柳东一脸的困惑，莫名其妙的：我咋出来啦我？我活得好生生的我出来做啥子？老苏冲柳东笑笑，仍去研究脚下那盘棋，也是一脸的困惑——这盘棋上有象有马为什么没有驴？好生生都是牲口嘛。丁爷笑眯眯从座下拿出一张当天的报纸。报纸在丁爷的腭下洇了一些汗，有些潮，上面有柳东的一张人照片，一张脸笑得稀烂。大标题很邋遢——《浪子回头金不换，捐赠家乡三十万》。小标题更邋遢：服刑犯秦前中，在得知自己患了绝症后，向家乡希望小学捐赠巨资三十万……一个罪孽深重的灵魂，渴求圣洁的解脱……云云。

老苏指指报纸：你是不是有一个孪生兄弟？

柳东说你才有个孪生兄弟！

老苏说报纸上这个傻瓜是不是你？

柳东不语了，眼睛鼓成鸡蛋大，牙缝中丝丝地抽冷气。

老苏说这就奇了国际大怪了，昨天你还吃我的麻婆豆腐，咋个一晚上进去又出来了？还捐赠家乡三十万！我们厂里头这么难，你狗日也不拔根儿犬毛，你甯得很深嘛。

丁爷说，柳东你咋被人糊弄到报纸上去了？

柳东额头皱成乱七八糟的一网纹路，到底想明白咋回事了。那天王鹏举接了一辆崭新的洒水车，邀柳东去试车，调个刹车离合之类。那天天很热，但是车内有空调，他们一高兴就把车开上了去都江堰的路，一路上看谁顺眼或者看谁不顺眼了，就打开水阀渍他一家伙。水阀一开就有一段很愉快的电子音乐——祝你生日快乐。路人避之不及很狼狈了，他们就哈哈大笑。车到都江堰后天还早，柳东就主张再往卧龙开，假装也是公车旅游，去看大熊猫。在岷江边一段山路上，有个小伙子拦下他们的车。小伙子穿得很新潮很另类，但是很邈邈，一身的汗泥和油污，完全被太阳烤糊了。

他的车坏了，一辆烂奥拓。柳东最是看不起奥拓夏利之类没有屁股的车，人要是也没屁儿你想那是个什么概念？不过那天柳东的心情好，就比较乐于助人。柳东检查他的车时他就举起他的照相机，说是给这位过路雷锋拍两张照。雷锋是个好孩子，跟他过过路也是很长脸的事，柳东就由他照了，最后还摆出一个姿势，拿一把扳手杵在引擎盖上，一张脸笑得稀烂。喏，就是报纸上那样。

烂奥拓捣鼓着后柳东就热得鬼火乱窜，就在水阀后洗淋浴。卧龙是去不成了，就回了成都，然后成了浪子，金不换了还捐赠家乡三十万。三十万！狗日的们说的是钱还是麻将呢？

老苏火上浇油说这都不算凶残，高矮还说你是得了绝症，告狗日报纸，告得狗日不想活！你在这儿发啥子瓜？还不快去，你要是害怕我陪你去！妈哟嚟这种好事咋就撞不上我呢？老子不告得报社转半圈儿门朝西边开老子不是人，你想想柳东，白花花的银子，哗，哗，潮水一样朝你家头涌，你还不快去准备一些编织袋！

丁爷亦频频点头，谁让咱们赶上这个法制社会了呢。

柳东心里就痒痒的了，搓搓手，掌上的硬茧沙沙作响。他用手掌狠狠向下一劈，就看这一刀是斩在报社的腰上还是脖子上。

大生活



柳东借了老苏的自行车往报社去，刚上马路就见街对面有一个报贩，骑车吆喝着：报纸，报纸！柳东喊：报纸，过来！那报贩把车笼猛一拐，朝马路这边来，这时惨案发生了。一辆桑塔那出租车，尖利地刹车后噗地撞倒了报贩，准确说是撞飞了他，飞出去好几米趴在地上，腿蹬了几蹬又翻过身来，各类报纸洒落一地。柳东跑过去时血淋淋地从他身下浸出来，很大一汪，粘稠似漆，稍远处是他的遮阳帽，帽檐是那种令人感伤的暗绿色。

报贩看着柳东。他的眼睛很干净，没有一丝的恼怒和怨尤，他平淡地说：我难受，好难受。

路人很快围成一个堆，乱七八糟说什么的都有，出租车驾驶员嘴里骂骂咧咧的，浑身是汗，在报贩身旁蹲下：伤哪儿了？重不重？这时有人狠狠拉柳东一把，把他拉出人群。

“你个狗日傻瓜你还不快走，谨防人家给你日个大包来吊起！”老苏恶狠狠地低声说，咬牙切齿的样子。

柳东背上一阵发麻，细一想自己果然是这场祸事的始作俑者，便蛇也似曼妙地梭出人群。他边走边回头看。老苏很见义勇为的样子，招呼众人拦车，然后指挥众人把伤者抬上车，自己也上了车。

柳东骑车腿有些软，他想起报贩的那双眼睛——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干净的眼睛。

报社乱哄哄的。柳东在走廊上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个傻瓜匆匆走过又一回头：哟，这么快就出来啦？你看看舆论的力量，真是！柳东很凶恶地说：你才出来了，你比我出来得还快！那傻瓜吃个无趣扭头走了，嘀咕着：以为自己上了报纸就成好人了。柳东气急败坏说：你才成好人了！瓜眉瓜眼的！

在主编办公室门前，柳东本来想推门，心中窜起一股邪火，用脚把门踹开，怒目圆睁，他寻思自己裹挟了一身罡风，无坚不摧。

主编从一大摞纸堆上抬头，先是一愣，脸上即刻飞起一蓬

笑：“哎哟，是你呀，我正准备派人找你。”

柳东的手里现在攥着一把王牌，打出哪一张都剪彩。

“来，来，做，请坐请坐。”

柳东偏不坐，怕这一坐减了威风：“我要不是看在我自己的面子上，刚才我就想把你们报社门口的招牌砸个球的了！”

“你生气，你说什么都不过分。你抽烟，来，抽烟抽烟。”主编的一张脸笑得稀烂，和柳东在报纸上是一个模式。

“这一套没有用，啊。”柳东学电视剧里的港台明星，伸出一根食指摇了摇。

“是啊是啊，我们马上就登报更正，道歉，同时嘛……”

柳东又摇摇食指，他想他这阵简直酷毙帅呆哇噻得不是一般化，之高屋建瓴之成竹在胸，用成都土话，之喔哟，之不摆！

“道歉，你咋道？说我没有进去，也没有出来？那名誉权，那照相权呢？”

“是肖像权，嘿嘿，肖像权。”

“我懂得起！”

“那你是准备打官司了？其实何必呢？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嘛。”

柳东把两手的老茧搓得嚓嚓响，他想他要把这家大报纸像摇钱树似的一阵狂摇，摇欢，摇出个三五十万把自己直接摇进小康。

不断地有电话或人来打搅主编，主编统不接招。现而今，柳东是他最大的买主。

“咱们是不是先谈谈你的条件？”

“那由我的律师来谈，”柳东心说港台戏中的酸词就是好使唤。“先登报，你就登那个王什么……出来啦。”

“王蓉生。”

“王蓉生！简直莫名其妙，我帮他修理汽车，他反过来修理我。主编同志，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哪！”柳东尽量模仿悲痛欲绝的样子。“像我们这样的正派人，吃个啥？吃个脸面哪！”

主编叹口气：“我们再沟通沟通？”



“你以为是下水道嗦，沟通？我告得你们不想活，对直把你们告上焦点访谈，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柳东心怀鬼胎地有些底气不足了。刚才人家主编把话都递到他嘴边了，谈谈条件，他错过了这个机会，人家也再不说这话了，人家现在沉默着抽烟，紧蹙的眉下，一双很不干净的眼睛在浓烈的烟雾后盘算啥时候回马一枪了。先撤吧？柳东沉着机智地一想。“我今天来，是先给你们打个招呼，我还有事，先走了。”

“请等一等，”主编说。又盘算起什么了。

柳东心说你再喊开条件我就开了。只是……三十万，这口确实不好开，毕竟这不是麻将人民币呢。

主编的脸色现在很和蔼，不像有回马一枪的招法。“这位同志您是不是跟我来一下？”

他们走过长长的走廊，又下了一层楼梯，柳东心说大概是去财务室，这样的话问题就单纯些了。在一道挂着“社会新闻部”牌子的门前，主编推开门，指了一张办公桌说，那就是王蓉生同志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一束插在水杯里的百合花和一个黑镜柜，镜柜里一个面熟的小伙子，很飞扬地做着“OK”的手势。不错，就是这个傻瓜，柳东就是给他修车，那车也没啥大毛病，电瓶的接头被腐蚀了氧化了，但这个傻瓜就是整不好，大热的天被太阳烤得瓜兮兮的烤成串串香的就是他。主编说王蓉生已经不在，了，车祸，大雨，悬崖绝壁的，漫山遍野都是汽车零件，相机和采访包还在，图文并茂的，当时以为你就是那个回头浪子，却没有想到你并不是，忙忙慌慌就把文章和照片都发了，今天的报纸还有一篇文章你没有看，喏，这里，你看，简要介绍了王蓉生同志短暂而光荣的一生。

柳东眼儿直了，好好的一个小伙子，没有进去也没有出来，清醒白醒就没有了，你咋整？

办公室里还有几个人在埋头工作，柳东进门时都认出了他，却没有一个过来打招呼的，悲痛使然。一个姑娘突然伏案痛哭，那是王蓉生的女朋友。

柳东顷刻间全没有了方寸，愣了半天从衣兜里掏出一张钱

来，十元二十元还是五十元的他也记不清了，总之不会是一百元的，他自己还那么难呢。他说我走了，我们那里，是人不是人，谁死了都要打丧伙，这是我的一点子心意，还说些什么他也记不清了，总之在那个短暂的瞬间他觉得他和报社谁也不欠谁了，平觑。

柳东伏在府河边的石栏上，拼命地想把这件事想清楚，人家到底是知识分子啦，见天给成千上万的读者洗脑壳，摆弄你一个小小的汽车修理工，单摆弄你一人，那都是抬举你了。歹毒哟，回马一枪原来是这样的呢，你心里有火，别人就釜底抽薪，或者干脆连釜都砸个球的了，叫你什么痰都喷不出来，这下，你踏实了？柳东把头都想爆了，死活就是想不起他当时还说了些什么话。这事就这么算了？我说过这话吗？我真会这么傻？我的稀饭又化成水了？

老苏在厂里急急地候着柳东，把柳东的遭遇听完后一阵地洗刷，“说你是个傻瓜呢你说你只是半瓜！这件事没有完，你脸皮薄我去，狂摇狗日报社，摇多摇少你看着给点辛苦费和见义勇为奖。你以为报社的钱是好来的？球！羊毛出在狗身上。”老苏仇恨满胸膛的说走就要走，柳东却突然想起那个报贩来，老苏说那人死了，还在医院停起的，他老婆守寡也守不长，你放心，因为他老婆之漂亮，之喔哟，之不摆！

老苏很快就把电话打回厂里来了，说报社只赔三千，整死个舅子再不肯多出一分钱妈哟嘞这是啥子世道，还叫不叫穷人活了？老苏因又劝慰柳东：但是三千块钱也是钱哪，积少成多嘛，真要闹到法院还不知道咋判呢，法院和报社都是上层建筑，是通烟杆儿，你我这些经济基础妄图给人家作对走络那是找死，算球了，三千就三千，总比一分都没有强，你说呢柳东？柳东怔了怔，三千就三千。老苏说那你还不快来签字，人家快下班了，消根儿不过夜嘛。这是一句麻将术语，你懂就懂，不懂就算了。

柳东和老苏出报社的时候，贼一样不敢抬头看人，怀里装



着那沓子钱，脏似的烧心燎肺。他们在府河边上停下，眼瞅着四处再无人关注他们，柳东就把钱一张张数一遍，老苏的嘴一张一合地帮着数。柳东给老苏一千，够了吧？老苏忙说够了够了，你我要打多少通宵麻将才能赢一千或者输一千呀，你是受害者嘛，拿个大头，天理能容，天理能容。柳东无话。他想他还要给谁再分一千，这样他七跷八拱的心才能安静些。

柳东和老苏回到厂里时丁爷已然醉醺醺的了，正哼京剧：苏三离了洪桐县，将身来在大街前，主力都在东西面，前门只有一个班，院里正在摆酒宴，他们喝酒猜拳闹翻天……

丁爷常把牛膀扯到马膀上，酒后酒前都这样。

丁爷是旗人，祖上是给皇上看陵的，很早以前只身从北方来。柳东很敬重他。柳东想给丁爷分些钱，又改变了主意。

这一天全厂没有一件活路，十几个员工早就作了鸟兽散。眼瞅着这厂子是办不动了。这厂里人人都知道，却人人都不说，就像一个垂死的人，他身边谁都知道，却谁都不说一样。

2

报贩的家境比柳东强很多，居然有大彩电，更居然有空调，客厅大得漫无边际，墙上挂满各式祭幛，堆在客厅一角的太空被踏花被毛毯之类，如小山，大约几代人都用不完，款待吊唁者的居然是二百多块钱一条的“云烟”，他家里还有，哇噻，一个水族馆。几尾银龙鱼，轻漫地款款云游。满屋子都是窜来窜去的客人。大热的天，那么多人抽烟，关了窗户狂吹空调，空气就邋遢到极端。饭厅的餐桌上摆放纸笔砚墨，这便是来宾接待处了，人们送上祭礼，在签名簿上签个名，在剪裁好的黄纸条上写下“千古”之类的挽联，便走向客厅，随意坐了，嗡嗡营营地说些死者的长处，谴责些交通现状，看样子彼此都熟识，有臂佩青纱的死者近亲，便奉上奶茶。

柳东在“接待处”递过一个厚厚的信封，登记送钱物者的

是一个老头，接过信封后有些惊讶，这里面有整整一千元，迄今为止最厚重的一份丧礼。旁观者看柳东的目光，有了异样。“请问您是老谭的……”

“一个朋友。”柳东说。

“噢，没见过。是在……里面认识的？”

“算是吧，”柳东说。想起“浪子回头”那篇文章，心里颇感慨。

“难友，难友。”

“难友，”柳东说，思忖要不要把自己检举了然后要杀要剐随他们的便。这时有两位小妇人搀出另一位小妇人来，给人的感觉她已然是哭干了。她由人搀着，依次走到吊唁者面前，奄奄一息地道着谢，这样就到了柳东面前，抬起手，“你是……”她说，更见奄奄一息。“老谭的难友，”柳东介绍自己说。她柔弱凄婉地笑笑，眼里顿时有一种幽然的意会。柳东拉起她的手摇了摇。她的手黏乎乎的，很小。她叫洪雨。

洪雨很美丽。成都话形容这种美很过瘾——这个婆娘之漂亮，之巴适，之不摆。柳东后来一直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把自己坦白了说自己就是那个不懂事的买报纸的傻瓜，他当时没有说，以后就再说不出口了。

第二天柳东又去了报贩家，心说自己并不是冲那个小妇人去的。其实却是。报贩的七亲八戚正商量他的后事，人要停几天，在哪里告别哪里火化，哪里的公墓风水最好最养人……办丧事却没有比柳东更在行的了，三十多岁的人了，死过爸妈死过老前辈死过朋友，死了谁他都是全程操办，再加上他给报贩随了那样重的一份丧礼，他就有了威望，在丧事中指手画脚吆三喝四，忙得煞是风光，得空就往洪雨跟前凑，征询她有什么意见。洪雨的面色好些了，极端细腻的脸皮上洇出一些血色，于恹恹中更见柔媚。柳东主张在火葬场等骨灰时一定要租一间休息室，让洪雨坐一坐。

出殡的场面很壮观，那个肇事的出租车司机邀约了一大拨师兄弟，一溜儿十多台出租车，浩浩荡荡奔火葬场，每辆车的



车头上扎一朵大白花。柳东叫王鹏举的洒水车在前洒水开道，这支送葬队伍就张扬得不是一般化。在休息室落座以后，柳东叫来管乐队的领班，和洪雨商量老谭进炉子时乐队吹什么曲儿，国歌国际歌显然都不合适，希望的田野上好像也不巴谱，城里人嘛，我们的希望并不在农民的田野上，一般死了就是吹哀乐，就吹哀乐吧小洪雨？柳东在洪雨前冠以“小”字，显出些有意味的亲切。洪雨说她和谭哥曾经参加过另一位释放犯的丧事，那家人吹的是戴花要戴大红花，谭哥说将来他死了也吹这个。柳东问那领班说你们会不会戴大红花，回说会，但是没有演练过。柳东说只要主旋律不错就行。

总之报贩的灵魂就戴上了大红花上天了。

柳东抬头望高烟筒，那烟筒冒着一缕黑烟。全成都市惟一敢冒黑烟的烟筒，也就是它了。柳东看着那缕黑烟那个悠悠远去的灵魂，再次感觉很深的愧疚，一声“报纸”把人家喊死了不说，这儿又喜欢上了人家的女人。柳东还没有无耻到敢于正视自己无耻的程度，他决定以后再也不见小洪雨了，就有了一种纯洁感，为自己而眼睛潮潮的了。这时一只小手拉了拉柳东，这是报贩和洪雨的孩子，叫小蜂。小蜂说叔叔这是什么？柳东的裤带上挂着一圈钥匙串，那中间有一把极端乖巧的活动扳手，柳东取下它送给了小蜂，小蜂那个欢天喜地的样子，好像是在等别人爸爸的骨灰。

柳东告诉小洪雨，等会儿他要亲自去装敛老谭的骨灰。洪雨点点头，什么话也没有，眉宇间却漾出感动。在装敛老谭的骨灰时柳东发现了一颗米粒大小的暗红色的舍利。所有的人都很惊讶，这是一位高人哪！柳东把这颗舍利用绸布包了交给洪雨，说这是大吉大利大富大贵的象征，一定要收藏好。洪雨充满感激地看柳东，他就脸红了，他在为自己的父亲装敛骨灰时也发现过一颗舍利，也一直珍藏，却从未见什么吉利和富贵。他满世界咨询呢有人就告诉他，这不过是人体内的结石，高温炭化后的产物，他父亲长期素食，而素食者体内易结石。此话虽然刻薄，却在理。柳东想他不会也这样告诉洪雨，他不是天

下最傻的傻瓜，他才不是呢！

报贩和洪雨开了一家小饭馆，小日子过得嗖嗖的，轻捷活泛，宽绰滋润。因小饭馆不卖早堂，报贩才决定早上去卖报纸，整些额外的散碎银两。这世上偏有这种人，把吃喝拉撒睡以及男女交欢之外的每一分一秒都不肯虚度，全力以赴薅刨每一分一厘的钞票，一息尚存，薅刨不已，钱眼儿里碌碌一生——柳东最是看轻这种人，常言说得好，活路比命长。你们这是何苦呢？

柳东用力拍打那台十四寸的“牡丹”彩电，却只有星星点点的雪花飞进，解说员支支吾吾说些不知啥，屏幕里人影憧憧窜来窜去穷忙活，柳东费了很大劲才隐约知道，孟加拉发大水了。

但是柳东的汽修厂马上就要垮杆了，更恐怖的是柳东快满四十了，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吱溜，四十了！柳东感觉不太妙。

这是一个凋零衰败的小院，墙角荒草凄凄，苔藓斑驳，檐下蛛网攀附，积垢飞虫，一棵碗口粗的泡桐，稍显些生气，叭叭地不时有紫色的小花坠地。屋檐下，柳东坐在一把竹条制作的马架上，一摇一摇，忽忽悠悠看上去还自在。天太热，他只穿一条大裤衩，用蒲扇拍打着肥白的大肚皮，麻麻杂杂看着时好时坏的电视，电视机羊角天线的的一个分叉已然折断，被锈蚀得坑坑洼洼，一条电线，一头栓在羊角天线上，一头捏在柳东的左手，图像实在太糟时柳东就捏着这根电线来回拉扯，妄图从一片雪花中分辨出哪是人哪是物，渐渐地他就发出鼾声，头向一侧崴歪，一络涎水顺嘴角下滴。

“嗨，柳东！来啦，来啦！”老苏咋呼着进了院门。

柳东懒洋洋睁眼：“谁啊？谁来啦？噢！”他一个愣登回过神来，从马架上一挺身就往屋里窜。“你们先等等，我去收拾一下。”

老苏笑眯眯说：“这样就很好，天生丽质的你收拾啥？”

老苏果然把那乡下女子带来了。乡下女子五官还端正，身